

《黄鹤楼》和《登金陵凤凰台》阅读理解试题及答案

作者：小六 来源：网友投稿

本文原地址：<https://www.xiaorob.com/zhuanti/ydlj/104447.html>

ECMS帝国之家，为帝国cms加油！

【原文】黄鹤楼

作者：崔颢
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
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【原文】登金陵凤凰台

作者：李白

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
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
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（二水一作：一水）
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

一：

1. 两首登临诗结构上起承转合，有着相似之处，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。（4分）
2. 两首诗的尾联都提到使人愁，但所指不同。请结合作品简析愁的内涵。（4分）

参考答案

1. 两首诗都是因楼名而起兴，紧扣题目；进而由传说展开遐想，抚古思今，感慨盛衰变化；接下来回归对眼前实景的描写；最后在此基础上抒发愁情。
2. 崔诗尾联写诗人于日暮时分，目睹江上烟波笼罩，发出乡关何处是感慨，属于触景生情，抒发的是羁旅怀乡之愁；李诗尾联写诗人由浮云蔽日生发联想，感慨长安不见，既是写景，也是用典，抒发的是忧国怀君之愁。

二：

- (1) 两首诗的结句都有使人愁三个字，请指出两首诗中愁的内容各是什么？（4分）
- (2) 两首诗在构思上有着相似之处，请结合诗作内容简要分析。（4分）

参考答案

(1) 崔诗抒发游子飘泊天涯的思乡之愁；李诗则抒发自己爱国忧国之情和报国无门之愁。
(2) 两诗首联都从楼台命名的传说落笔，然后展开想象；颔联通过古与今、幻想与现实的对照，把古今盛衰的历史变化和人事兴亡的悲哀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，为全诗定下吊古伤今的基调；颈联则由古及今，极目远眺，着笔于眼前实景的描绘；尾联即景生情，都以愁字作结。从律诗的起、承、转、合来看，颇有章法。

翻译赏析

《黄鹤楼》原文翻译及赏析（崔颢）

【译文及注释】

译文

昔日的仙人已乘着黄鹤飞去，这地方只留下空荡的黄鹤楼。
黄鹤一去再也没有返回这里，千万年来只有白云飘飘悠悠。
汉阳晴川阁的碧树历历可辨，更能看清芳草繁茂的鹦鹉洲。
时至黄昏不知何处是我家乡？看江面烟波渺渺更使人烦愁！

注释

- 1.黄鹤楼：三国吴黄武二年修建。为古代名楼，旧址在湖北武昌黄鹤矶上，俯见大江，面对大江彼岸的龟山。
- 2.悠悠：飘荡的样子。
- 3.晴川：阳光照耀下的清明江面。川，平原。
- 4.历历：清楚可数。
- 5.萋萋：形容草木茂盛。
- 6.鹦鹉洲：在湖北省武昌县西南，根据后汉书记载，汉黄祖担任江夏太守时，在此大宴宾客，有人献上鹦鹉，故称鹦鹉洲。
- 7.乡关：故乡家园。
- 8.烟波：暮霭沉沉的江面。

【作品鉴赏】

《黄鹤楼》描写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美好景色，表达了作者吊古怀乡之情

元人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记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，因见崔颢此作，为之敛手，说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传说或出于后人附会，未必真有其事。然李白确曾两次作诗拟此诗格调。其《鹦鹉洲》诗前四句说：“鹦鹉东过吴江水，江上洲传鹦鹉名。鹦鹉西飞陇山去，芳洲之树何青青。”与崔诗如出一辙。又有《登金陵凤凰台》诗亦是明显地摹学此诗。为此，说诗者众口交誉，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谓：“唐人七言律诗，当以崔颢《黄鹤楼》为第一。”这一来，崔颢的《黄鹤楼》的名气就更大了。

《黄鹤楼》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，主要还在于诗歌本身具有的美学意蕴。一是意中有象、虚实结合的意境美。黄鹤楼因其所在之武昌黄鹤山（又名蛇山）而得名。传说古代仙人子安

乘黄鹤过此（见《齐谐志》）；又云费文伟登仙驾鹤于此（见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图经》）。诗即从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，借传说落笔，然后生发开去。仙人跨鹤，本属虚无，现以无作有，说它“一去不复返”，就有岁月不再、古人不可见之憾；仙去楼空，唯余天际白云，悠悠千载，正能表现世事茫茫之慨。诗人这几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登黄鹤楼的人们常有的感受，气概苍莽，感情真挚。二是气象恢宏、色彩缤纷的绘画美。诗中有画，历来被认为是山水写景诗的一种艺术标准，《黄鹤楼》也达到了这个高妙的境界。

《黄鹤楼》描绘黄鹤楼的近景和远景，抒发了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的情怀，是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

首联在融入仙人乘鹤的传说中，描绘了黄鹤楼的近景，隐含着此楼枕山临江，峥嵘缥缈之形势。颔联在感叹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的抒情中，描绘了黄鹤楼的远景，表现了此楼耸入天际、白云缭绕的壮观。颈联游目骋怀，直接勾勒出黄鹤楼外江上明朗的日景。尾联徘徊低吟，间接呈现出黄鹤楼下江上朦胧的晚景。诗篇所展现的整幅画面上，交替出现的有黄鹤楼的近景、远景、日景、晚景，变化奇妙，气象恢宏；相互映衬的则有仙人黄鹤、名楼胜地、蓝天白云、晴川沙洲、绿树芳草、落日暮江，形象鲜明，色彩缤纷。全诗在诗情之中充满了画意，富于绘画美。

前人有“文以气为主”之说，此诗前四句看似随口说出，一气旋转，顺势而下，绝无半点滞碍。“黄鹤”二字再三出现，却因其气势奔腾直下，使读者“手挥五弦，目送飞鸿”，急忙读下去，无暇觉察到它的重叠出现，而这是律诗格律上之大忌，诗人好像忘记了是在写“前有浮声，后须切响”、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。试看：首联的五、六字同出“黄鹤”；第三句几乎全用仄声；第四句又用“空悠悠”这样的三平调煞尾；亦不顾什么对仗，用的全是古体诗的句法。这是因为七律在当时尚未定型吗？不是的，规范的七律早就有了，崔颢自己也曾写过。是诗人有意在写拗律吗？也未必。他跟后来杜甫的律诗有意自创别调的情况也不同。看来还是知之而不顾，如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教人做诗时所说的，“若是果有了奇句，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”。在这里，崔颢是依据诗以立意为要和“不以词害意”的原则去进行实践的，所以才写出这样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。此外，双声、叠韵和叠音词或词组的多次运用，如“黄鹤”、“复返”等双声词，双声词组，“此地”，“江上”等叠韵词组，以及“悠悠”、“历历”、“萋萋”等叠音词，造成了此诗声音铿锵，清朗和谐，富于音乐美。

《黄鹤楼》描写站在黄鹤楼上的所见所思，表达了诗人无限的乡愁

此诗前半首用散调变格，后半首就整饬归正，实写楼中所见所感，写从楼上眺望汉阳城、鹦鹉洲的芳草绿树并由此而引起的乡愁，这是先放后收。倘只放不收，一味不拘常规，不回到格律上来，那么，它就不是一首七律，而成为七古了。此诗前后似成两截，其实文势是从头一直贯注到底的，中间只不过是换了一口气罢了。这种似断实续的连接，从律诗的起、承、转、合来看，也最有章法。元杨载《诗法家数》论律诗第二联要紧承首联时说：“此联要接破题（首联），要如骊龙之珠，抱而不脱。”此诗前四句正是如此，叙仙人乘鹤传说，颔联与破题相接相抱，浑然一体。杨载又论颈联之“转”说：“与前联之意相避，要变化，如疾雷破山，观者惊愕。”疾雷之喻，意在说明章法上至五、六句应有突变，出人意外。此诗转折处，格调上由变归正，境界上与前联截然异趣，恰好符合律法的这个要求。叙昔人黄鹤，杳然已去，给人以渺不可知的感觉；忽一变而为晴川草树，历历在目，萋萋满洲的眼前景象，这一对比，不但能烘染出登楼远眺者的愁绪，也使文势因此而有起伏波澜。《楚辞·招隐士》曰：“王孙游兮不归，春草生兮萋萋。”诗中“芳草萋萋”之语亦借此而逗出结尾乡关何处、归思难禁的意思。末联以写烟波江上日暮怀归之情作结，使诗意重归于开头那种渺茫不可见的境界，这样能回应前面，如豹尾之能绕额的“合”，也是很符合律诗法度的。

正由于此诗艺术上出神入化，取得极大成功，它被人们推崇为题黄鹤楼的绝唱，就是可以理解的了。

【名家点评】

《沧浪诗话》：唐人七言律诗，当以崔颢《黄鹤楼》为第一。

《瀛奎律髓》：此诗前四句不拘对偶，气势雄大。李白读之，不敢再题此楼，乃去而赋《登金陵凤凰台》也。

《唐诗品汇》：刘后村云：古人服善。李白登黄鹤楼有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之句，至金陵乃作《凤凰台》以拟之。今观二诗，真敌手棋也。刘须溪云：恨以滔滔莽莽，有疏宕之气，故胜巧思。

《七修类稿》：古人不以短钉为工，如“鹦鹉洲”对“汉阳树”，“白鹭洲”对“青天外”，超然不为律缚，此气昌而有余意也。

《艺圃撷余》：崔郎中作《黄鹤楼》诗，青莲短气，后题《凤凰台》，古今目为敌敌。识者谓前六句不能当，结语深悲慷慨，差足胜耳。然余意更有不然，无论中二联不能及，即结语亦大有辨。言诗须道兴比赋，如“日暮乡关”，兴而赋也，“浮云”“蔽日”，比而赋也，以此思之，“使人愁”三字虽同，孰为当乎？“日暮乡关”、“烟波江上”，本无指著，登临者自生愁耳，故曰“使人愁”，烟波使之愁也；“浮云”“蔽日”，“长安不见”，逐客自应愁，宁须使之？青莲才情，标映万载，宁以予言重轻？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窃以为此诗不逮，非一端也，如有罪我者则不敢辞。

《诗薮》：崔颢《黄鹤楼》、李白《凤凰台》，但略点题面，未尝题黄鹤、凤凰也。……故古人之作，往往神韵超然，绝去斧凿。

《批点唐诗正声》：气格音调，千载独步。

《唐诗广选》：李宾之曰：崔颢此诗乃律间出古，要自不厌。

《唐诗镜》：此诗气格高迥，浑若天成。

《唐诗归》：谭云：此诗妙在宽然有余，无所不写。使他人以歌行为之，尤觉不舒，宜尔太白起敬也。

《唐诗选脉会通评林》：前四句叙楼名之由，何等流利鲜活？后四句寓感慨之思，何等清迥凄怆？盖黄鹤无返期，白云空在望，睹江树洲草，自不能不触目生愁。赋景摭情，不假斧凿痕，所以成千古脍炙。李梦阳云：一气浑成，净亮奇瑰，太白所以见屈。周敬曰：通篇疏越，煞处悲壮，奇妙天成。

《诗源辨体》：崔《黄鹤》、《雁门》，读之有金石宫商之声，盖晚年作也。

《唐风定》：本歌行体也，作律更入神境。云卿《古意》犹涉锻炼，此最高矣。

《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》：此诗正以浩浩大笔，连写三“黄鹤”字为奇耳。……四之忽陪“白云”，正妙于有意无意，有谓无谓。通解细寻，他何曾是作诗，直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，看见道理却是如此，于是立起身，提笔濡墨，前向楼头白粉壁上，恣意大书一行。既已书毕，亦便自看，并不解其好之与否。单只觉得修已不须修，补已不须补，添已不可添，减已不可减，于是满心满意，即便留却去休回，实不料后来有人看见，已更不能跳出其笼罩也。且后人之不能跳出，亦只是修补添减俱用不着，于是便复袖手而去，非谓其有字法、句法、章法，都被占尽，遂更不能争夺也。此解（按：指后四句）又妙于更不牵连上文，只一意凭高望远，别吐自家怀抱，任凭后来读者自作如何会通，真为大家规摹也。五六只是翻跌“乡关何处是”五字，言此处历历是树，此处凄凄是洲，独有目断乡关，却是不知何处。他只于句上横安得“日暮”二字，便令前解四句二十八字，字字一齐摇动入来，此为绝奇之笔也。

《唐诗评选》：鹏飞象行，惊人以远大。竟从怀古起，是题楼诗，非登楼。一结自不如《凤凰台》，以意多碍气也。

《春酒堂诗话》：评赞者无过随太白为虚声耳。独喜谭友夏“宽然有余”四字，不特尽崔诗之境，且可推之以悟诗道。非学问博大，性情深厚，则蓄缩羞赧，如牧竖咭席见诸将矣。

《删订唐诗解》：不古不律，亦古亦律，千秋绝唱，何独李唐？

《唐诗归折衷》：吴敬夫云：吊古伤今，意到笔到之作。

《唐七律选》：此律法之最变者，然系意兴所至、信笔抒写而得之，如神驹出水，任其跋蹕，无行步工拙，裁摩拟便恶劣矣。前人品此为唐律第一，或未必然，然安可有二也。

《增订唐诗摘钞》：前半一气直走，竟不作对，律之变体。五六“州”一类，“草”“树”一类，上下互换成对（犄角对）。前半即吊古之意，凭空而下。“晴川历历”、“芳草萋萋”，即从“白云”“悠悠”生出。结从“汉阳树”、“鹦鹉洲”生出“乡关”，见作者身分；点破“江上”，指明其地；又以“烟波”唤起“愁”字，以“愁”字绾上前半。前半四句笔矫，中二句气和，结又健举，横插“烟波”二字点睛。雄浑傲岸，全以气胜，直如《国策》文字，而其法又极细密。

《磬砂唐诗》：今细求之，一气浑成，律中带古，自不必言。即“晴川”二句，清迥绝伦，他再有作，皆不过眼前景矣。而且痕迹俱消，所以独步千古乎？

《初白庵诗评》：此诗为后来七律之祖，取其气局开展。

《唐三体诗评》：此篇体势可与老杜《登岳阳楼》匹敌。

《唐诗成法》：格律脱洒，律调叶和，以青莲仙才即时阁笔，已高绝千古。《凤凰台》诸作屡拟此篇，邯郸学步，并故步失之矣。《鹦鹉洲》前半神似，后半又谬以千里者，律调不叶也。在崔实本之《龙池篇》，而沈之字句虽本范云，调则自制，崔一拍便合，当是才性所近。盖此为平商流利之调，而谪仙乃宫音也。

《近体秋阳》：灏高排空，恹浑绝世，此与太白《凤凰台》篇当同冠七言。顾太白不拘粘，唯心师之，不敢辄以程后学，不得不独推此作尔。

《而庵说唐诗》：字字针锋相凑，如此作转。方是名手。

《历代诗法》：此如十九首《古诗》，乃太空元气，忽然逗入笔下，作者初不自知，观者叹为绝作，亦相赏于意言上拙之外耳。

《唐贤三昧集笺注》：此诗得一叠字诀，全从《三百篇》化出。

《唐诗别裁》：意得象先，神行语外，纵笔写去，遂擅千古之奇。

《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》：妙在一曰黄鹤，再曰黄鹤，三曰黄鹤，令读者不嫌其复，不觉其烦，不讶其何谓。尤妙在一曰黄鹤，再曰黄鹤，三曰黄鹤，而忽然接以白云，令读者不嫌其突，不觉其生，不讶其无端。此何故耶？由其气足以充之，神足以运之而已矣。若论作法，则崔之妙在凌驾，李之妙在安顿，岂相碍乎？

《昭昧詹言》：崔颢《黄鹤楼》，此千古擅名之作，只是以文笔行之，一气转折。五六虽断写景，而气亦直下喷溢。收亦然。所以可贵。此体不可再学，学则无味，亦不奇矣。细细校之，不如“卢家少妇”有法度，可以为法千古也。

《瀛奎律髓汇评》：冯舒：何有声病，即是律诗，且不拘平仄，何况对偶？冯班：真奇。上半有千里之势。起四句宕开，有万钧之势，纪昀：偶尔得之，自成绝调。然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。再一临摹，便成窠臼。许印芳：此篇乃变体律诗，前半是古诗体、以古笔为律诗。无名氏（乙）：前六句神兴溢涌，结二语蕴含无穷，千秋第一绝唱。赵熙：此诗万难嗣响，其妙则殷璠所谓“神来，气来，情来”者也。

《唐七律集》：毛秋晴云：张南士谓人不识他诗不碍，惟崔司勋《黄鹤楼》、沈詹事《古意》，若心不能记、口不能诵，便为不识字白丁矣。

《唐诗选胜直解》：此体全是赋体，前四句因登楼而生感。

《湘绮楼说诗》：起有飘然之致，观太白《凤凰台》、《鹦鹉洲》诗学此，方知工拙。

《唐宋诗举要》：吴曰：渺茫无际，高唱入云，太白尚心折，何况余子？

《诗境浅说》：此诗向推绝唱，而未言其故，读者欲索其佳处而无从。评此诗者，谓其“意得象先，神行语外”，崔诗诚足当之，然读者仍未喻其妙也。余谓其佳处有二：七律能一气旋转者，五律已难，七律尤难，大历以后，能手无多。崔诗飘然不群，若仙人行空，趾不履地，足以抗衡李、杜，其佳处在格高而意超也。黄鹤楼与岳阳楼并踞江湖之胜，杜少陵、孟襄阳登岳阳楼诗，皆就江湖壮阔发押。黄鹤楼当江汉之交，水天浩荡，登临者每易从此着想，设崔亦专咏江景，未必能出杜、孟范围，而崔独从“黄鹤楼”三字着想。首二句点明题字，言鹤去楼空，乍观之，若

平直铺叙，其意若谓仙人跨鹤，事属虚无，不欲质言之。故三句紧接黄鹤已去，本无重来之望，犹《长恨歌》言入地升天、茫茫不见也。楼以仙得名，仙去楼空，余者唯天际白云，悠悠千载耳。谓其望云思仙固可，谓其因仙不可知，而对此苍茫，百端交集，尤觉有无穷之感，不仅切定“黄鹤楼”三字着笔，其佳处在托想之空灵、寄情之高远也。通篇以虚处既已说尽，五六句自当实写楼中所见，而以恋阙怀乡之意总结全篇。犹岳阳楼二诗，前半首皆实写，后半首皆虚写，虚实相生，五七言同此律法也。

《登金陵凤凰台》原文翻译及赏析

【译文及注释】

译文

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来悠游，凤去台空只有江水依旧东流。
吴宫鲜花芳草埋着荒凉小径，晋代多少王族已成荒冢古丘。
三山云雾中隐现如落青天外，江水被白鹭洲分成两条河流。
总有奸臣当道犹如浮云遮日，长安望不见心中郁闷长怀愁。

注释

凤凰台：在金陵凤凰山上。据《江南通志》载：“凤凰台在江宁府城内之西南隅，犹有陂陀，尚可登览。宋元嘉十六年，有三鸟翔集山间，文彩五色，状如孔雀，音声谐和，众鸟群附，时人谓之凤凰。起台于山，谓之凤凰山，里曰凤凰里。”

江：长江。

吴宫：三国时孙吴曾于金陵建都筑宫。

晋代：指东晋，南渡后也建都于金陵。衣冠：指的是东晋文学家郭璞的衣冠冢。现今仍在南京玄武湖公园内。一说指当时豪门世族。衣冠，士大夫的穿戴，借指士大夫、官绅。成古丘：晋明帝当年为郭璞修建的衣冠冢豪华一时，然而到了唐朝诗人来看的时候，已经成为一个丘壑了。现今这里被称为郭璞墩，位于南京玄武湖公园内

三山：山名。据《景定建康志》载：“其山积石森郁，滨于大江，三峰并列，南北相连，故号三山”。今三山街为其旧址，明初朱元璋筑城时，将城南的三座无名小山也围在了城中。这三座山正好挡住了从城北通向南门——聚宝门的去路。恰逢当时正在城东燕雀湖修筑宫城，于是将这三座山填进了燕雀湖。三山挖平后，在山基修了一条街道，取名为三山街。半落青天外：形容极远，看不大清楚。

二水：一作“一水”。指秦淮河流经南京后，西入长江，被横截其间的白鹭洲分为二支。白鹭洲：白鹭洲：古代长江中的沙洲，洲上多集白鹭，故名。今已与陆地相连，位于今南京市江东门外。

浮云蔽日：比喻谗臣当道障蔽贤良。浮云：比喻奸邪小人。陆贾《新语·慎微篇》：“邪臣之蔽贤，犹浮云之障日月也。”日：一语双关，因为古代把太阳看作是帝王的象征。

长安：这里用京城指代朝廷和皇帝。

【作品鉴赏】

《登金陵凤凰台》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而创作的怀古抒情之作。

《登金陵凤凰台》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。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，十四字中连用了

三个凤字，却不觉得重复，音节流转明快，极其优美。“凤凰台”在金陵凤凰山上，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，乃筑台，山和台也由此得名。在封建时代，凤凰是一种祥瑞。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；而“如今”凤去台空，就连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，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，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。三四句就“凤去台空”这一层意思进一步发挥。三国时的吴和后来的东晋都建都于金陵。诗人感慨万分地说，吴国昔日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，东晋的一代风流人物也早已进入坟墓。那一时的烜赫，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

诗人没有让自己的感情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，他把目光又投向大自然，投向那不尽的江水：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”“三山”在金陵西南长江边上，三峰并列，南北相连。据陆游的《入蜀记》载：“三山自石头及凤凰台望之，杳杳有无中耳，及过其下，则距金陵才五十余里。”陆游所说的“杳杳有无中”正好注释“半落青天外”。李白把三山半隐半现、若隐若现的景象写得恰到好处。“白鹭洲”，在金陵西长江中，把长江分割成两道，所以说“二水中分白鹭洲”。这两句诗气象壮丽，对仗工整，是难得的佳句。

《登金陵凤凰台》以登临凤凰台时的所见所感而起兴唱叹，把天荒地老的历史变迁与悠远飘忽的传说故事结合起来摭志言情，用以表达深沉的历史感喟与清醒的现实思索。

李白毕竟是关心现实的，他想看得更远些，从六朝的帝都金陵看到唐的都城长安。但是，“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”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。长安是朝廷的所在，日是帝王的象征。陆贾《新语·慎微篇》曰：“邪臣之蔽贤，犹浮云之障日月也。”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，而自己报国无门，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。“不见长安”暗点诗题的“登”字，触境生愁，意寓言外，饶有余味。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《黄鹤楼》诗，欲拟之较胜负，乃作《登金陵凤凰台》诗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、《唐诗纪事》都有类似的记载，或许可信。该诗与崔诗工力悉敌，正如方回《瀛奎律髓》所说：“格律气势，未易甲乙。”在用韵上，二诗都是意到其间，天然成韵。语言也流畅自然，不事雕饰，潇洒清丽。作为登临吊古之作，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，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，把历史的典故，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，交织在一起，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，意旨尤为深远。

李白是天才诗人，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。然而，惟独李白临黄鹤楼时，没能尽情尽意，“驰志”千里。原因也很简单，所谓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。因而，“谪仙诗人”难受、不甘心，要与崔颢一比高低；于是他“至金陵，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”，直到写出可与崔颢的《黄鹤楼》等量齐观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时，才肯罢休。

这虽然是传言，但也挺恰切李白性格。《登金陵凤凰台》博得了“与崔颢黄鹤楼相似，格律气势未易甲乙”的赞扬。其实，李白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，崔颢的《黄鹤楼》，它们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。

《登金陵凤凰台》此诗气韵高古，格调悠远，体现了李白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色。

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的艺术特点，首先在于其中所回荡着的那种充沛、浑厚之气。气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，从先秦时代起就被广泛运用。随着魏晋时期的曹丕以气论文，气也就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许多的艺术门类里加以运用。虽然，论者对气的理解、认识不完全相同，但对所含蕴的思想性情、人格精神与艺术情调，又都一致认同。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中明显地充溢着一股浑厚博大之气，它使李白观古阅今，统揽四海于一瞬之间，且超然物外，挥洒自如。浑厚博大之气使李白渊深的思想，高妙的见解，阔大的心胸，成为编织巨大艺术境界的核心与精神内含。就像透过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”的巨大立体时空，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与诗人的呼吸一样，通过李白的举重若轻，从容自在，以浩然雄大之气充塞整个诗歌境界的努力，也能更进一步感受到他整个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点。

李白此诗的艺术特点，又在于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。这既体现在对历史与自然的认识上，也体现在他构造时空艺术境界的表达方法上。李白强调的自然永恒不朽，一方面是宣传他的以自然为

中心的“物我为一”的世界观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统治神话。因为从古而来，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他们都宣扬自己的世代永存与精神不灭，并且还把这样一种模式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，使人深信不疑。但是，李白则对此不以为然。他认为即使是极为强有力的统治者，就像秦始皇，他可以“挥剑决浮云，诸侯尽西来。明断自天启，大略驾群才”，然而他终归也要“但见三泉下，金棺葬寒灰”（《古风·秦王扫六合》），烟消云散是不可避免的。

《登金陵凤凰台》的艺术特点在于别致自然的遣词造句，以寓目山河为线索，追求情随景生

所以，在李白看来，宇宙万物之中，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。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；如果说它们还存在，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。另外，李白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与变化的时空观时，则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，即“三山半落”之混茫与“二水中分”之辽阔，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境界，并且把历史的变迁，即时间的改变与地点的依旧，即空间的不改整体地表现出来，启发人们作更深的思考。

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的艺术特点，还在于别致自然的遣词造句。由于诗以寓目山河为线索，于是追求情随景生，意象谐成也就显得特别重要。“凤凰”的高飞与“凤凰台”的“空”，洁净、疏朗，与诗人潇洒的气质和略带感伤的情怀相一致，且意到笔到，词义契合，起到了内外呼应的作用。另外，整首“登临”的内在精神，与“埋幽径”“成古丘”的冷落凄凉，与“三山”“二水”的自然境界，与忧谗畏讥的“浮云”惆怅和不见“长安”无奈凄凉，都被恰切的语词链条紧紧地钩连在一起，从而当得起“古今题咏，惟谪仙为绝唱”的赞誉。

【名家点评】

《珊瑚钩诗话》：

金陵凤凰台，在城之东南，四顾江山，下窥井邑，古题咏惟谪仙为绝唱。

《瀛奎律髓》：

太白此诗与崔颢《黄鹤楼》相似，格律气势未易甲乙。此诗以凤凰台为名，而咏凤凰台不过起二语已尽之矣。下六句乃登台而观望之景也。三、四怀古人之不见也。五、六、七、八咏今日之景，而慨帝都之不可见也。登台而望，所感深矣。金陵建都自吴始，三山、二水，白鹭洲，皆金陵山水名。金陵巧以北望中原唐都长安，故太白以浮云遮蔽，不见长安为愁焉。

《唐诗品汇》：

范德机云：登临诗首尾好，结更悲壮，七言律之可法者也。刘须溪云：其开口雄伟、脱落雕饰俱不论，若无后两句，亦不必作。出下崔颢而待胜之，以此云（“总为浮云”二句下）。

《归田诗话》：

崔颢题黄鹤楼，太白过之不更作。时人有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之讥。及登凤凰台作诗，可谓十倍曹丕矣。盖颢结句云：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而太白结句云：“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”爱君忧国之意，远过乡关之念。善占地步矣！

《唐诗广选》：

王元美曰：《凤凰台》效颢崔颢，可厌。次联亦非作手。律无全盛者，惟得此篇及“借问欲栖珠树鹤，何年却向帝城飞”两结耳。

《唐诗直解》：

一气嘘成，但二联仍不及崔。

《艺圃撷余》：

崔郎中作《黄鹤楼》诗，青莲短气。后题凤凰台，古今目为勍敌。识者谓前六句不能当，结语深悲慷慨，差足胜耳。然余意更有不然。无论中二联不能及，即结语亦大有辨。言诗须道兴、比、赋，如“日暮乡关”，兴而赋也。“浮云蔽日”，比而赋也。以此思之，“使人愁”三字虽同，孰为当乎？“日暮乡关”、“烟波江上”，本无指著，登临者自生愁耳，故曰：“使人愁”，烟

波使之愁也。“浮云蔽日”、“长安不见”，逐客自应愁，宁须使之？青莲才情标映万载，宁以予言重轻？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窃以为此诗不逮，非一端也。如有罪我者，则不敢辞。

《诗薮》：

崔颢《黄鹤楼》、李白《凤凰台》，但略点题面，未尝题黄鹤、凤凰也。……故古人之作，往往神韵超然，绝去斧凿。

《唐诗选脉会通评林》：

周敬曰：读此诗，知太白眼空法界，以感生愁，孰敌《黄鹤楼》。一结实胜之。周珽曰：胸中笼盖，口里吐吞。眼前光景，又岂虑说不尽耶？

《唐诗评选》：

“浮云蔽日”、“长安不见”，借晋明帝语影出。“浮云”以悲江左无人，中原沦陷；“使人愁”三字总结“幽径”、“古丘”之感，与崔颢《黄鹤楼》落句语同意别。宋人不解此，乃以疵其不及颢作，靦面不识，而强加长短，何有哉！太白诗是通首混收，颢诗是扣尾掉收；太白诗自《十九首》来，颢诗则纯为唐音矣。

《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》：

此二句，只是承上“凤去台空”，极写人世沧桑。然而先生妙眼妙手，于写吴后偏又写晋，此是其胸中实实看破得失成败，是非赞骂，一总只如电拂。我恶乎知甲子兴必贤于甲子亡，我恶乎知收瓜豆人之必便宜于种瓜豆人哉！此便是《仁王经》中最尊胜偈（“吴宫花草”二句下）。看先生前后二解文，直各自顿挫，并不牵合顾盼，此为大家风轨。

《唐诗成法》：

三、四熟滑庸俗，全不似青莲笔气。五、六住句，然音节不合。结亦浅薄。

《唐宋诗醇》：

崔颢题诗黄鹤楼，李白见之，去不复作，至金陵登凤凰台乃题此诗，传者以为拟崔而作，理或有之。崔诗直举胸情，气体高浑，白诗寓目山河，别有怀抱，其言皆从心而发，即景而成，意象偶同，胜境各擅，论者不举其高情远意，而沾沾吹索于字句之间，固已蔽矣。至谓白实拟之以较胜负，并谬为“槌碎黄鹤楼”等诗，鄙陋之谈，不值一噓也。

《李太白全集》：

王琦注：刘后村曰：古人服善。李白登黄鹤楼有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之语，至金陵，乃作《凤凰台》诗以拟之，今观二诗，真敌手棋也。《黄鹤》、《凤凰》相敌在何处？《黄鹤》第四句方成调，《凤凰》第二句即成调；不有后句，二诗首唱皆浅稚语耳。调当让崔，格则逊李。颢虽高出，不免四句已尽，后半首别是一律，前半则古绝也。

《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》：

若论作法，则崔之妙在凌驾，李之妙在安顿，岂相碍乎？

《诗法度针》：

按此诗二王氏并相诋訾，缘先啊《黄鹤楼》诗在其胸中，拘拘字句，比较崔作谓为弗逮，太白固已虚心自服，何用嘖嘖？惟沈（德潜）评云：从心所造，偶然相类，必谓摹仿崔作，恐属未然。诚为知言。

《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》：

陈德公曰：高迥迥亮，自是名篇。评：起联有意摹崔、敛四为二，繁简并佳。三、四登临感兴。五、六就台上所见，衬起末联“不见”、眼前指点，一往情深。江上烟波，长安云日，境地各别，寄托自殊。

《瀛奎律髓刊误》：

冯班：登凤凰台便知此句之妙，今人但登清凉台，故多不然此联也（“三山半落”二句下）。又云：穷敌矣，不如崔自然。极拟矣，然气力相敌，非床上安床也。次联定过崔语，纪昀：原是登凤凰台，不是咏凤凰台，首二句只算引起。虚谷此评，以凤凰台为正文，谬矣。气魄远逊崔诗，云“未易甲乙”，误也。陆贻典：起二句即崔颢《黄鹤楼》四句意也，太白缩为二句，更觉雄伟。

。

《唐宋诗举要》：

太白此诗全摹崔颢《黄鹤楼》，而终不及崔诗之超妙，惟结句用意似胜。

《诗境浅说》：

（“吴宫”一联）慨吴宫之秀压江山、而消沉花草、晋代之史传人物，而寂寞衣冠。在十四字中，举千年之江左兴亡。付凭阑一叹，与“汉家箫鼓空流水，魏国山河半夕阳”句调极相似，但怀古之地不同耳。

《李太白诗醇》：

严沧浪曰：《鹤楼》祖《龙池》而脱卸，《凤台》复倚《黄鹤》而翩跹。《龙池》浑然不凿，《鹤楼》宽然有余。《凤台》构造，亦新丰凌云妙手，但胸中尚有古人，欲学之，欲似之，终落圈圆。盖翻异者易美，宗同者难超。太白尚尔，况余才乎！

作者简介

崔颢

崔颢(hào)（704?-754），汴州（今河南开封市）人，唐代诗人。唐开元年间进士，官至太仆寺丞，天宝中为司勋员外郎。最为人称道的是他那首《黄鹤楼》，据说李白为之搁笔，曾有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的赞叹。《全唐诗》...

李白

李白（701年 - 762年）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又号“谪仙人”，汉族，绵州昌隆县（今四川省江油市）人，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，被后人誉为“诗仙”。与杜甫并称为“李杜”，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“小李杜”区别，杜甫与李白又合称“大李杜”...

更多 阅读理解 请访问 <https://www.xiaorob.com/zhuanti/ydlj/>

文章生成PDF付费下载功能，由[ECMS帝国之家](#)开发